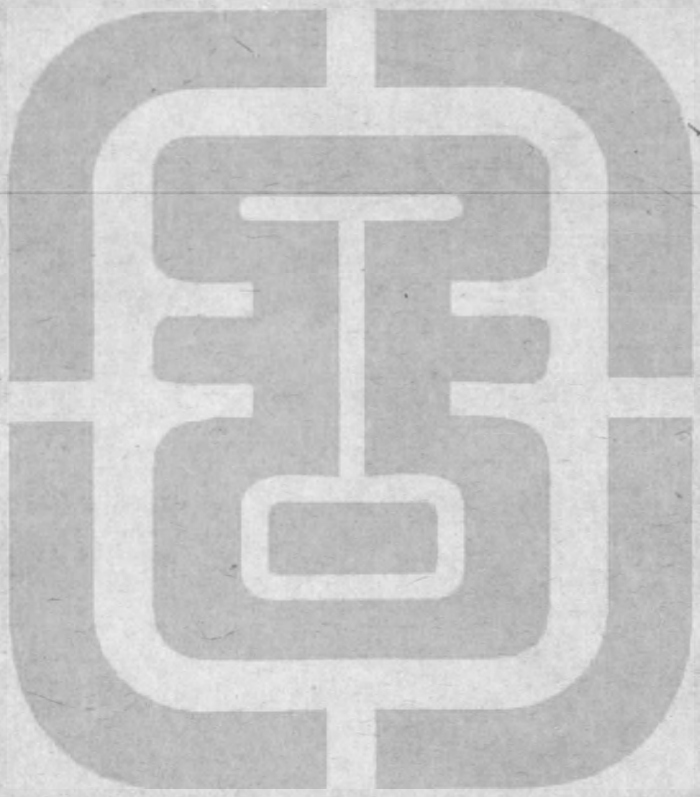


2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二

成公一公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夫人齊姜

周魯成公五年定

鄭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

齊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周立

晉景公繼霸時卻克為政魯成公四年蔡書為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為君伐鄭是為厲

公是年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

衛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蔡詳見宣

曹魯成公十二年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魯成公十六年文

陳詳見宣

杞詳見僖

薛詳見僖

莒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棠
立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細

邾魯成公十七年定
公卒宣公徑立

許魯成公十五年
許年許遷于葉

小邾詳見僖

楚魯成公二年載令丑子重拔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反
殺子中軍子重將左馭于郟陵敗績晉射共王中目楚

秦魯成公十四年桓
公卒子景公直

吳魯成公七年吳伐邾始見經
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詳見隱

定王十一年晉景十年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
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雖無王

君則得有父命故書即位傳刻承國於先
君則得有父命故書即位傳刻承國於先

我君宣公○無冰言無水何也終時無水則志此未終時而
言無水何也終時無水則志此未終時而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網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
網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

見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
見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

應之寒凝閉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
應之寒凝閉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

應之寒凝閉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
應之寒凝閉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

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

也也求嘉日也陽氣之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

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二月四月陽氣盛伏蠅而未發其

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

則冰於是發食肉之禱老病喪浴水今既寒而燠

無不及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也

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

不登其姓名者但書人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

女嫁大夫不書歸夫夫出不致卒不書葬雨雹水雪何以悉書

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

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惟此書在三月之上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水則

書今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

二月今之十一月此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

終終時乃書則今之正月尚何便言無冰乎穀梁之說非也

附錄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

國此必敗肯盟不洋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

以勝不德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三月作丘甲何譏耳譏始立使也公羊傳何以為

甲也立甲國之事也立作甲非正也立作甲之為非正

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

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

之所能為也立作甲非正也譏重斂故書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

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前漢書刑法志

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

井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戊馬四匹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同提封法曰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為齊難作立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古曠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立甲者即立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魯氏曰謂立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為井四甲士之有高郵孫氏曰是立出一甲而甸出甲則未士四人也社者二人而今增其一立出一人焉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

成公

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一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魯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二十五乘為六偏今廣一則魯每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二之一耳魯氏曰成公以前甸賦車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三二甲爾今作立甲即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杜征南最號知自及釋此亦誤字丙者先儒或言甲非人之所能為又以為立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魯氏曰魯不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良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依其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之而以為意為率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張氏曰每甲上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

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
出其一甲士一甲七之數既加則長較牛馬步卒之賦
如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
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拒公自
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遠客疆謂晉十家九縣長
較九百其餘四路實守四千版向亦謂寡君有甲
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猶襄公九年
致魯以乘禮之國亦增兵甲而不可知矣
乘廣觀之武十秦之征而民力民財竭矣
既分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賢臣不能復古抑可歎哉
春秋作立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深切矣
作三新南門新延既新作信公主作立甲使延商不書
非也穀梁云占者農工皆有職以事甲非人人之
所能為也作甲非也亦非也若惡使農夫為甲何
不言井氏獨不作甲乎杜氏又云長較一乘甲士步
成公

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魯使自出之按丘者亦
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自供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
不為也蓋同馬法舊制四井為百人四井六十四井
氏得之蓋同馬法舊制四井為百人四井六十四井
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則無定取社氏則又大過豈
使之出一乘之賦哉故胡氏不取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師夏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

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

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

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

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

責速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立甲矣聞將

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二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侯明也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而後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公子季及齊侯盟于熱位繼而公孫敖會齊侯于赤棘以大夫盟霸主而不愧也昔也遂盟趙盾今也許盟晉侯益無忌憚矣春秋內大夫特盟外諸侯皆五鄰立赤棘接句釋皆書及唯侵祥書會夫盟盟月盟晉魯之汲汲可知于按則定公之位未定如晉見

此也故四盟皆魯之志也禮取知田又魯知子以盟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信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常見陳於霸國臣

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成公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質戎秋王人來告敗

我敗之然則局為不言晉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質

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敵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

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

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

曰王師不書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

君之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

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

康公王

季子也欲要其無備徐

吾氏茅戎之別種也

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

中國之防也

存周 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
 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我狄所以
 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
 不以悖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
 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
 至矣陸氏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
 師敗夷狄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武所能敗也故以自
 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陸氏曰不言茅戎敗之亦王
 者無敵於天下也無敵而為我敗故以自敗為文也
 九故不可言戰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奪之
 故不取言敗是以上者修己而不責於人也陸氏曰
 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出一書王師敗績于茅
 戎而尊王之義顯王自取敗之過及諸侯不勤王之

成公

義感得而見矣陸氏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
 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議不在諸侯諸侯有事
 議不在臣子如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
 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也梁亡齊人殲于遂王
 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陸氏曰相王戰于繻
 為詩不書敗而此不諱敗者夫狄正朔所不加可以
 言敗而天子於諸侯不可言敗又以此正君臣之分也
 也相王不言敗而劉康公言敗又以此正君臣之分也
 而敗曰負戎是掩惡也如何懲勸乎

冬十月

附錄陸氏曰冬滅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白齊楚結
 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手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
 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蕭同姪子處臺上
 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
 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陸氏曰
 穀梁作傳皆釋經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
 者疑經冬十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壬申定王十二年景十一年齊頃公十一年卒景三十八年齊頃公十四年卒景四十八年

宋文二十二年襄十六年齊頃公十四年卒景四十八年

拒十六襄十六年齊頃公十四年卒景四十八年

人盡蒲就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

于斷音短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

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齊侯之與是役非義矣魯人

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

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於晉也前日魯宣專

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夫

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為敵好戰而不慮力其頃公之謂矣齊侯曰此齊之弱

成公

魯第四役也自齊認公之後齊兵不至魯首二十年於是再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代人遇其師而還將

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加戰也夏有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向何以復

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

止且告車來其衆齊師乃止次于鞞居新築人仲叔于

突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備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

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

與各不禮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新築鄭地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卍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

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
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
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
相接故書法如此張氏曰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
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
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
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
始大夫強也良夫出為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
叛是故孔達不言帥師
必良夫而後言帥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頤齊帥師
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績卻去逆反首公帥師亦安孫桓子還於新
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
成公一

乘評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
之及衛地韓厥子將斬人卻缺子馳將殺之奎則既斬
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帥
于華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與戰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
弟也來告曰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
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
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能許亦將
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之禽之而乘其車繫
本焉以徇齊壘曰晉者賈余餘勇矣西師陳于鞌那
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擊之立緩為右齊
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
矢流血及獲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吾子忍
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駘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吾子忍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數之
可以集事若之何其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數之
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左援抱而鼓馬逸
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左并轡左援抱而鼓馬逸
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那夏曰射其左越于
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

車下射其古斃于車中綦母張夜車從韓厥曰請寓乘
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韓厥定其右逢丑父與公
易位將及華泉驂結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轎中出於
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
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
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不臣不辜屬當戒行無所
隱且懼奔辟而乘兩君辱我士敢告不敏蕭官承之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為右載
齊侯以兔韓厥獻丑父欲獸子將戮之乎曰自今無
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邵子曰齊侯以
死免其君我戮之不一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
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
皆抽戈指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入齊
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師免之遂自徐入齊
免矣曰說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
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薛司徒之妻也字之
石窮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陰齊侯使實媚人賂
以紀獻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實媚人致賂晉
人不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
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
成公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
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巳惟吾子戎車是
利無顧土官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及先王則不義
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命也樹德而濟同欲
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
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子實不復而
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攜從者畏若之震師
徒疾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
是借一君之敝器土也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警
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終於
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
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夫公也子手何以書魯內也魯鄭自師逆公曰其戰也
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貴者也
大國三軍次國一軍五百人為一軍凡制軍萬有二千

軍次國一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

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士也一民皆公室之兵

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

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

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

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謂怒

陽之田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

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

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魯舉

重者惡內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

司馬懿曰春秋存大責重諸君武侯曰春秋責帥臣

其副春秋之例也

其副春秋之例也

三家專兵自甸卒束悉為所有其君孤立於上國益

不可為而春秋終矣

肇乃魯卿擅兵之始也

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

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

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子曰頃公

主之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南

之志伐魯入其北郊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

不教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大困之於案獲頃公斷

丑父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

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飛以驕輕取敗晉以必

死致勝也

忿自今晉為盟主與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

起於郟克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飛為主見晉魯南

曹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氏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

成公

子聞之曰夫甚其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數鄙獻于齊有以取之也愛妻在師之制卻克曰反魯衛之侵也以此紀侯之歸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耨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左曰反魯衛之侵也以此紀侯之歸來則若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耨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士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戰不克請三不克請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與國而後於於是而與之盟張心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婁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

威公

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合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國佐受命於君而可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復借一戰捐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大夫以國佐辭為國佐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及國佐于袁婁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求盟在楚故稱及

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曰 郤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也功大矣人皆多其能伸其意而春秋絀之為其先力而後禮也

曰 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令之故國佐得所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義不勝而辭

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仲中國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取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

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上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求盟也

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齊使國佐如師

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

故使屈完來受盟于師其盟已前定也故書來盟和

公又退言而與之盟盟于召陵齊有禮矣齊師既敗

于鞞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前不許在晉齊克其盟

未前定也故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及服齊之心故

成公

國佐往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逼齊都而與盟表

妻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

在兵力其強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禮與

之盟鞞之戰郤克既敗齊師極其良力之所至迨於

來盟與及盟一字實賂深切著明矣

矣而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

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

齊侯于鞞又盟齊國佐于表妻而禮樂征伐皆自大

夫出矣厥後晉悼以桓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

彭城城虎牢盟陳袁僑征伐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

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霍泉之大夫段稀入此不

勝則從同也

使而進盟之於表妻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

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鞞戰之忿也

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

夫兩國治戎將在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

矣行使何傷諸侯會晉師于禁林可言晉師不可言

趙盾此言晉師足矣何以為不行使大夫乎

使齊為臧孫許及郤克斷出父等小不合又左氏作

蕭同叔子以為同叔蕭君之字其子齊君之母也此
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姓子以蕭同為國各姓子者蕭
同君姓弟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穀穀作蕭同姓子之
母以為蕭國也同姓也姓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
生頃公楚人滅蕭隨
母在齊其說無據

附錄

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師先路三命之
服司馬司空傅帥侯正亞旅日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益車馬始用陶重器備得有四

阿榕有輸槍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治煩去
感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感死又
益其後是棄君於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也
九
惡也何臣之為

子自後弟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
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附錄

楚之討陳夏氏也並王欲納夏姬申公巫
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
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

若與諸侯以取人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
反盜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子懲殺御衣

成公

靈侯數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
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
以予車尹襄老襄老死於外不獲其尸其子黑受乘
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白鄭召之曰尸可
得也必來道之鄭必告王王問諸臣臣對曰其信知
瑩之必成公之愛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
而善與皇成其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者
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必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
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
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
使巫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至以行申叔跪從
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
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
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
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
重幣網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
謀也則忠也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
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
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
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
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有焉范牧見勞之如卻伯對曰矣所命也克之制也
變何力之有焉蔡伯見公亦如之對曰夢之詔也士
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取汶陽田汶音問公羊傳汶陽田者河峯之隘也杜氏

入濟隈氏曰漢志魯國汶鄉縣領古注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汶陽魯地也齊人

侵之今復取之不言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

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

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

奚異乎杜氏曰晉力使齊還魯魯故書然則宜柰何考於

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

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如滅項取根

成公一

類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

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

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宋子曰魯地之大魯拜吞小國

矣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取汶陽

田與取濟西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魯田

為魯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為濟所侵晉

人命以為歸魯比魯侵魯也今而歸春秋不以為歸

命于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所以書取若此田非

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矣

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郕取防取訾魯外歸魯地皆

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謹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

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

使韓穿來言歸之干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六

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思魯

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復然有之

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

取我田書曰歸道若齊之所有也齊歸汶陽而稱取言班晉之力以復之
而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易辭也齊取汶陽而稱歸
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齊取汶陽而稱歸
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之於曹沫之盟而復於戰
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謹龜
陰之歸鄆謹龜陰午
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我衛

所以深罪鄭也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自盟齊也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患不克
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
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
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備用衆况吾齊乎
且先君莊王獨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
善用之乃大力已青謙寡救乏救罪悉師王卒盡行邑
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勇皆強冠之冬
楚師長衛邊侵我師于蜀使戚孫牲曰楚遠而久固將
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子嬰齊請往賂之
成公

以執斷執鉞織紵皆白人公衛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元也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

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

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没而不

書非諱也公略之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

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晉以魯

衛大舉伐齊可謂有德轍未及息遽為此行書公會

楚公子嬰齊著其叛華即夷以望國之君而屈於夷

之公子魚白之辱也春秋責之深不復為之諱自楚人

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
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
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悻肆其褊心而不

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

之修也見損卦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不伎不求行之善

也宋子曰若能不伎害不貪求則何為不善乎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

之方也季孫忿伎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

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

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謀以救齊為各加兵於魯

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盟齊不沒

嬰齊之氏各者欲見其被眾威德也而以臣位君也

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故冰書

莒慶向書衛齊速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故

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偃

明盟及處父明盟於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書公以是為

齊晉曰之也則諱公焉曰此其口公會楚公子嬰齊是

公自與嬰齊也於於楚之會曰孟公後諸侯至於楚之

何譏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

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相會一百四十二年唯此一書故備錄楚大夫之氏

名以見貶焉齊之盟以公不書而楚書曰人隱其從夷

之失也獨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名者其從

夷之辱也會不書公子嬰齊則疑於楚于貶稱人而

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

下後出以刑蠻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

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雲台景從以服屬於刑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

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

不書賈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賈盟蔡侯

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

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

曰不解於位氏之彼墜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楚公子

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設梁傳楚其稱人何也

於是而後公得其地也。曾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
同月，則地會地明。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地，申
其事也。今之在，向之弱也。程子曰：楚為強，盛陵，中國
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
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曰稱人，以見其衰弱。
責諸侯，則魯可知矣。杜氏曰：齊在鄭下，非知。

盟而魚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眾所推也。
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

國之下，此序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也。書及則內為志，而非楚主盟也。然魯之弱久矣，豈能主諸國之盟哉？前此僖公二十一年盟薄，二十七年盟宋，皆書公及諸侯，不以楚主盟。此書公及，亦不以楚主盟之辭也。序楚於上，國之上，而公子嬰齊秦右，說宋書及，正其名而不沒其實也。

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

心擇義，取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杜氏曰：不信，莊十六年同盟于幽，不臣，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從夷狄，僖十九年盟

于齊，是也。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杜氏曰：蜀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侯之大夫復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

不言公楚大夫初會，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杜氏曰：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亦所以公也。春秋盟會一書人者，凡四盟：齊盟、蜀盟、從夷也。明晉在泉，謙慢王也。會瀆，肅刺不討賊也。其所以內

禮也
勿籍

癸酉定王十三年景十一年齊頃十一年衛定公成十一年宋桓

四年宋桓十七年共公固元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伐鄭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立

與皇戌如楚亂捷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暗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

帥師禦之覆諸鄭反敗諸立與覆伏兵也

鄭地晉偏軍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

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

非正勝也後哥先仁義而後權譎度彼參以皆無

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

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驥夷擾中國則明王

有詞于伐耳曹雖明于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衛

會晉伐鄭焉鄭非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

鄭敗晉將矣於立與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

身不復從晉矣家氏曰伐鄭所以據表襄夷所以尊

中國魯宋衛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

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前之盟十有一國大夫一以

人書抑夷狄也此四國僅從而晉爵序晉為首存晉

霸也見春秋推衡交公序之意宋衛未葬曷為稱爵晉

為中國謀而不為夷狄謀也宋衛未葬曷為稱爵晉

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稱爵以接鄰國非禮

也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春秋與宋衛之會晉伐鄭不與其純言從戎也左傳云

辛亥葬衛穆公穆公作繆高氏曰此見衛侯也殯出師

不臨先君之喪氏曰六月乃葬非禮

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

子新宮災三日哭則官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二

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善記災也

以成公為無識矣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緜音氏劉絢

曰絢字質夫程子門人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

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

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

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

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

先人之室則三日哭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

傳意與鄭氏異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

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

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

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音姬

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殺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

廟遷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

敢稱謚然則莊公之出何以稱桓宮乎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

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

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

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
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
事哉禮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其階禮故知華元樂舉之
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禮之厚薄稱人情而
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金革之事哀戚
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
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
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立隴其
禍有不可勝言者秦紀始皇紀葬驪山以水銀為
文下具地理奇器珍怪徒藏蒲之後宮無子者皆令
從死令匠作機弩矢有身近者輒射之工匠盡閉墓
中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

戒哉

夏公如晉取足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
而往拜賜于霸國晉假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素言
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
成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况以
為霸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魯李氏
曰成公朝晉者四年十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
止張氏所謂納海者信矣惟十鄭公子去疾帥師伐
許許鄭之不事鄭子良伐許張氏曰晉方怒
而使大夫勤大眾以伐之見其與兵之不度德量力
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宣入朝京師見天子受
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以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

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

也必有以也家氏曰諸侯既除喪而入見于王受

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

者也道公執強齊之援弒君篡國凡可以誦齊而求

接於晉率循先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晉至

所以譏也 **左氏曰**成公一經此年如晉明年再如晉

十年又如晉十八年又如晉過於事天子之禮蓋當

時諸侯莫知有霸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為異

耳春秋莫不書至此事以觀義自著矣

附錄 晉以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下

楚以宋知楚於是荀息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楚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

勝其任以為俘誠執事不以鬻鼓使歸即戮君之惠

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主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

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

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竭及其誰敢德王曰子

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然

而歸之禮

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

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且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

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繼次及於事

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

重為之禮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田棘不服故圍之

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者為內諱 **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

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

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

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

雖得之亦必失之矣同氏曰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使

若五伯不察已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強國之行

叛書圍者七始於此昭十二年圍費二十六年

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邱圍費十二年圍成

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魯如齊在良反

齊魯在良反

齊魯在良反

齊魯在良反

齊魯在良反

侯使荀庚來聘晉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

庚盟于未及孫良夫盟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自尋盟公問諸戚官友曰中行伯
之於晉也其位在二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
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上下當其上下
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下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上下如是占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
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公羊傳此聘
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曰公也
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其言其人亦以國
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何氏曰惡二國既脩禮相聘
不能相親信及復相疑故不重舉連聘而言之徐氏曰
聘而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

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

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

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良公見一卿之

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

也孫氏曰此公及庚良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也
一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
故言聘言盟以惡之采芻易馬曰聘者固出於其君
之命而及盟則出於其臣之私也况夫大夫大夫之於諸
侯五等之君皆其君也諸侯之於大夫大夫之於諸
其臣也今也列國之臣忘其分之卑而盟五等之君
五等之君屈其分之尊而盟列國之臣豈非一時之
大夫既不知自有其君而專盟于外則不知有列國
之君而敢於與之同盟也乎周禮曰庚晉之下卿良
夫衛之上卿而曾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
乎盧凌李氏曰聘而遂盟例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
年鄧犇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皆書曰一則以
別於微者一則以別於前定也穀梁疏曰前定之盟
不日則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甲者之盟不日則此
非甲者可矣此所以與來盟補使之書法不同也若公
知其抗公此所以與來盟補使之書法不同也若公
羊注意以為二子聘盟
兩受命似與胡氏不合

鄭伐許

鄭附於楚一

稱國以伐狄之也

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

此之後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為黨故夷狄之晉楚爭鄭莫兩事焉及邲之
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
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其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
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
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
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
行者則狄之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
其罪不積不於伐喪敗者足以成惡也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略而從告乃實
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陳氏曰楚之伯人為
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與為亂階也
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有四國
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
鄭中國無左在矣盧凌李氏曰經中國而狄之者三

文十年秋秦成二年
秋美昭十二年秋晉

附錄 穿者雖趙旃皆為卿賞鑿之功也○齊侯朝于

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

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

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車曰臣之不敢

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瑩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

有將實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

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也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

其實乎吾小人不可

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定王 四年 晉景十二 齊頃十二 宋景五 鄭

共二 秦桓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華元來聘 通

春秋未嘗聘魯文 公謀昏張本亦 宋不報也 華

元之來其為共公謀昏張本亦 宋不報也 華

相繼來聘以二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 廬陵李氏

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

元襄十五年向戌 ○三月壬申鄭伯娶季 ○杞伯來朝

昭十二年華定 ○三月壬申鄭伯娶季 ○杞伯來朝

左傳 歸叔姬故也 文仲之子宣叔也 ○公如晉 侯見公不敬季文

出長 雖先修朝禮言其故 ○公如晉 侯見公不敬季文

子統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公如晉 侯見公不敬季文

子曰晉侯必不免 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晉景公勝齊

而驕也 周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晉景公勝齊

徒自屈 ○葬鄭襄公 喪未五月葬 ○秋公至自

晉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 國大臣睦而適於我諸侯聽

焉未可以貳更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

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家氏曰甚哉魯成

中無所主遂變而妻遷也始與晉人連女伐齊以有牽

之勝謂當與晉為睦魯未幾月率先諸侯受盟于葵

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前

日價盟之禍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夷春秋於魯成

之從楚適晉備 ○冬城郟 城而為備 郟氏曰魯有二郟

書以貶之也 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郟即此

此西郟也 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郟即此

在公輔日曾西邑東郡蘄丘東有郟城即西郟 家氏曰

此西郟也 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郟即此

在公輔日曾西邑東郡蘄丘東有郟城即西郟 家氏曰

此西郟也 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郟即此

在公輔日曾西邑東郡蘄丘東有郟城即西郟 家氏曰

此西郟也 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郟即此

在公輔日曾西邑東郡蘄丘東有郟城即西郟 家氏曰

此西郟也 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郟即此

在公輔日曾西邑東郡蘄丘東有郟城即西郟 家氏曰

此西郟也 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郟即此

在公輔日曾西邑東郡蘄丘東有郟城即西郟 家氏曰

此西郟也 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郟即此

天之所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
善也莊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張氏曰同州韓城
有禹
貞梁山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
者言奕然高太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
韓氏以為邑焉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書而不
擊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制名山大川不
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
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為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
晉夫國土山川左氏載解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
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
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
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而禱曰政不節與

民失職與官室至崇與女謁高宗克正厥事
盛與苞直行昌與
惟先格王正厥事先格王
之非心後正其失之事
之是也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
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
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
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此至昭十
六年凡六十年經書君唯晉州蒲濬光衛鄭吳餘
祭蔡固宮密州楚慶凡七城國推舒畜節乘偃陽舒
一年敗狄于鹹何氏謂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
四十蓋諸經亦不合抑并春秋所不其應亦惜矣春
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者陽位君
之象也象君權壞設深具載伯尊所以告其
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為已能孔子聞之曰

伯尊其無續乎襄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烈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提匡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此歲以來君庸臣貪坐陳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實為天下記異也

附錄 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許靈公不勝楚人執皇成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亨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晉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 張氏曰山崩大○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左傳十一月巳酉定王崩○十有一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冬同盟于蟲牢鄭伯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不臣不臣即穀梁所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何氏曰言同明服異也

謂同即穀梁所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孫氏曰天王崩

不臣不臣即穀梁所陳的封丘縣北有桐牢

也在氏曰是明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門而聞計則不得終禮况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修事蓋將以是為常而不晉衛脩朝聘於魯而不修事蓋將以是為常而不

知愧甚者靈王之計音已達於天下而諸侯旅朝於
荆楚且俟致後執紼越歲踰時而後返而曾不遣一
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時可冀哉晉人不能明尊王
自鄭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
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明此所
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春秋集注 大全卷之二十二

